

康來新・許素蓁 合編 彭小妍・黃英哲 編譯

劉吶鷗全集

日記集

《上》



劉呐鷗全集

日記集上



康來新・許秦蓁
彭小妍・黃英哲

合編
編譯

劉訥鷗全集・日記集／康來新總編輯；彭小妍，
黃英哲編譯。一台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局，
民.90

面： 公分 —（南瀛文化叢書 90）

ISBN 957-02-7961-3（一套；精裝）

ISBN 957-02-7962-1（一套；平裝）

848.6

90002489

南瀛文化叢書 90
劉訥鷗全集——日記集（上）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臺南縣政府

承辦單位：臺南縣文化局

財團法人臺南縣文化基金會

發行人：陳唐山

總策劃：葉佳雄

副總策劃：姜博智

顧問：陳萬益

總編輯：康來新

編輯：許秦秦

編譯：彭小妍 黃英哲

行政編輯：涂淑玲 申國艷

日文校訂：增田正廣

校對：張展彬、傅吉毅、李欣倫、顧敏耀

封面設計：李男設計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省業字第 八七七號

出版者：臺南縣文化局

地址：臺南縣新營市中正路二三號

電話：（〇六）六三二一〇四七

網址：<http://www.inc.gov.tw>

承印：仁翔美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〇六）二九一六九三三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初版

訂價：精裝二五〇元

平裝二〇〇元

GPN：030749890868



日記集上 目次

縣長序——迎接劉訥鷗返鄉	陳唐山	2
局長序——劉訥鷗傳奇	葉佳雄	4
〔導讀〕浪蕩天涯——劉訥鷗1927年日記	彭小妍	7
一月的日記		29
一月讀書心得		92
二月的日記		97
二月讀書心得		154
三月的日記		157
三月讀書心得		220

四月的日記	223
四月讀書心得	284
五月的日記	287
五月讀書心得	350
六月的日記	353
六月讀書心得	414
七月的日記	423
七月讀書心得	486
八月的日記	489
八月讀書心得	552
九月的日記	555
十月的日記	617

十月讀書心得

680

十一月的日記

683

十一月讀書心得

744

十二月的日記

747

〔附錄〕

劉呐鷗日記中的舊雨新知 秦賢次

808

劉呐鷗一九二七年日記知友一覽

822

劉呐鷗全集

日記集上



康來新 · 許秦纂
彭小妍 · 黃英哲

合編
編譯



【縣長序】

迎接劉呐鷗返鄉

台南縣縣長

陳唐山

本縣柳營鄉地靈人傑，出身不少傑出人士，如：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的劉明朝及台灣第一位留德攻讀馬克思主義的博士劉明電兄弟、知名畫家劉啓祥、鄉土音樂家吳晉淮，……等均為柳營人。

最近文學界暨本縣文化局，正用心整理劉呐鷗文學選集，將又是南瀛文學史上，令人振奮的大事，因為這位三〇年代活躍於上海文壇、影壇的傳奇人物，也是來自柳營劉家望族。

劉呐鷗本名劉燦波，生於一九〇五年，一九二〇年代求學於日本，接著到上海發展文藝事業，不幸於一九四〇年遭到暗殺身亡。他的一生多彩多姿，著書立說、編輯刊物，尤其在電影理論方面有著相當前衛的

視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亦有一席之地。

先行者總是寂寞的，他雖然活躍於上海文壇，卻被視為「三分之一是上海人，三分之一是台灣人，三分之一是日本人」，尤其是他的前衛論述，多與主流觀點不合，因而他一生的事業缺乏公正的評斷，一再地被忽略與誤解，甚至連生卒年月、求學過程都是眾說紛紜。

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多元的性格和面向，不正是近百年來台灣人的寫照？短短百年之間，台灣歷經了清朝、日本與國民政府的統治，造成生逢其時的台籍作家莫大的痛苦，甚至錯亂。最諷刺的莫過於，有人揚名於東瀛，有人擅長於大陸，而故鄉的子弟卻一無所知。

凡努力過的，必留下痕跡，青史畢竟不容儘成灰燼，在我們迎接劉呐鷗返鄉的同時，這本書在陳萬益教授、許秦蓁小姐的用心努力下，蒐羅所有關於劉呐鷗氏的著作，同時也進行詳實的田野調查，完稿付梓，總算還劉呐鷗先生一個公道，也為本縣籍傑出的藝文人士，留下歷史的見證。



【局長序】

劉訥鷗傳奇

台南縣文化局
局長

葉佳創

台南縣是個開發甚早、文風很盛的典型農業大縣，這幾年來，陳唐山縣長，在文化建設方面，尤重視推崇地方傑出文藝人士對南瀛大地的貢獻，如塑立紀念雕像者有之、爲其出誌讚頌者有之、爲其公開表揚者有之，期爲台南縣留下人文典範及歷史見證。

劉訥鷗是本縣柳營鄉人，二年前，在陳萬益、康來新、劉漢中等教授及許秦秦小姐的來訪，相談了解劉訥鷗其人，一位被大家遺忘了半個世紀的本縣籍傑出傳奇藝文人士，在台灣文學及電影領域中其多才多藝的成就與貢獻，文學界咸認應讓其歸隊重建其在台灣文學史的地位，這是激起我們爲其出版「劉訥鷗全集」的動機。

劉吶鷗生於一九〇五年至一九四〇年，本名劉燦波，年少家境優渥，十六歲至二十二歲到日本東京青山學院求學，二十二歲到上海插讀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二十四歲在上海創辦第一線書店發行《無軌列車》，走入上海文藝圈，二十七歲接觸電影藝術，三十一歲完成劇本《永遠的微笑》，進入影壇當導演，其活躍於上海文壇、影壇，可謂多彩多姿，頗受矚目。

縱觀劉吶鷗一生的行徑，在在呈現出「邊緣」與特立獨行的性格。在現代小說與電影領域中，表現出具有挑戰意識和前衛實驗精神，他自日本轉介到上海發源於法國的「新感覺派」，因為「相當突出的頹廢、悲觀乃至絕望、色情的傾向」，而不見容於當時主流的寫實作風。在電影上的論述亦然，他認為電影的本質是戲劇，表現手法雖然不同，但原質應該保留，「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這種「軟性電影」的論調，觸怒了主張電影是教育工具，應該要使群眾受到影響與感化的左翼影人，而引發一場論戰。



他在政治上的身份，也是曖昧難明，雖然活躍於台灣、日本、大陸三地，在語言上能與日本人維持良好的關係，他幼年接受的漢文教育，又使他與上海的文友論談，卻永遠說不清楚自己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更不幸的是後來他因投靠汪精衛政權，而被指為是出賣中國的「漢奸」，以致在中共或戰後台灣的文學史中，劉訥鷗都成為敏感的戒嚴話題。

黑格爾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每一時代的人都是用當代的眼光看待過去，昔所非者，時至今日，未必儘非。脫離了當年的激情與意識型態，我們或許能夠以較為客觀的立場，撥開歷史的迷霧，給予這位台南子弟重新定位，公正的評價。

台灣人長期以來深陷於國族認同的泥淖中，在二十一世紀伊始能夠出版「劉訥鷗全集」，特別有意義，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地位的平反，我們更期待大家用開闊的心胸，拋棄舊思維，迎接一個文化多元的新世紀！

【導讀】

浪蕩天涯

——劉呐鷗一九二七年日記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彭小妍

劉呐鷗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四日午宴後，在上海四馬路京華酒家下樓預備回家時，被樓梯口埋伏的一名殺手連開三槍，身中兩彈而與世長辭。他究竟因何被刺殺？到今天仍然是謎。謠傳是日本特務下的手，他的文藝伙伴施蛰存則認為是國民黨青紅幫所為，主因可能是懷疑呐鷗是日本間諜。案發當時的日華友人十餘人的聚會，是為慶祝他繼穆時英之後，繼任偽政府籌辦的「國民新聞社」的社長。就在兩個多月前，於六月二十八日，穆時英在「國民新聞社」社長任上被人槍殺。劉呐鷗接



任以後，竟然同樣慘遭橫禍。一九四〇年代初是上海的孤島時期，上海成爲各方政治勢力和特務的角力場，劉訥鷗爲了發展電影事業，游走於中央政府、左翼和敵僞政府的電影機構，不免惹禍上身。

劉訥鷗的死因難解，他的身世更爲撲朔迷離。有人認爲他是福建人，有人指出他是日本人。嚴家炎曾指出劉訥鷗是臺灣臺南人，這是正確的；但嚴認爲他生於一九〇〇年，卻是錯誤的。歷來學界對劉訥鷗的身世所知不多，直到他一九二七年所記的日記出現，才揭開謎底。這本日記簿是東京新潮社出版的大正十六年版「新文藝日記」，裝訂精美，文藝氣息濃厚，卷頭有日本文壇名人寫真集，卷末有文藝年鑑，每個月份前面都選錄一位日本著名作家的日記和名言，後面印有當月讀書記錄欄。日記最後附「知友一覽」，記錄朋友的電話和地址。訥鷗每天記日記，如果偶爾來不及當天寫，一定會補記，沒有一天中斷。這本日記提供有關他的家庭、教育、嗜好和交往、閱讀的珍貴線索，是現代文學研究難得的一手資料。

事實上劉訥鷗的父母都是不折不扣的臺灣人，他一九〇五年生於臺南柳營，後來遷到新營，是傳統的大地主家庭子弟，在日據時代的臺灣念了兩年中學後，才遊學東京和上海。漂泊四海遊學後，他決定留在上海發展文藝事業。這本日記寫作的一九二七年正是國民黨清黨的關鍵時刻，訥鷗的日記反映出當時兵馬倥傯的情形，也透露出他在上海的交遊。就寫作風格而言，這本日記可進一步幫助我們了解劉訥鷗爲首的新感覺派文風。三〇年代的上海，一個來自臺灣的文藝青年成長爲海派作家，他的心路歷程如何？由這本日記的出土，我們可一窺究竟。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羈旅上海的劉訥鷗由於祖母在家鄉臺南新營病危，搭船於四月十三日到長崎，四月十七日由基隆港上岸返臺。這一趟返鄉之旅，同行的有臺南同鄉蔡愛禮。遺憾的是抵達家門時，祖母已病逝，沒有見到最後一面。由這幾天的日記，可看出他對祖母深厚的孺慕之情。他的母親陳恨出身臺南縣東山鄉的望族，適柳營望族劉永耀。根據戶籍資料，訥鷗於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生於臺南州新營郡柳營庄，取名燦波。他排行長男，下有妹妹瓊瑛（1907-1957），弟弟櫻津（1909-1940），最小的妹妹瓊簫（1911-1914）三歲即夭折。劉永耀於一九〇八年遷到新營，蓋了一棟明治時期仿文藝復興風格的樓房，人稱八角樓。永耀在吶鷗十二歲時過世，陳恨掌管劉家祖產六百餘甲田地，行事用度處處謹守大家庭的繁文縟節。日據時代一般臺灣有錢人家送子弟到日本和大陸求學是常事，她也支持三名子女出國進修。

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吶鷗七歲時進入鹽水港公學校就讀，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十三歲時畢業。他隨即進入長榮中學，根據一月三十日的日記，可知他和蔡愛禮曾是臺南長榮中學（原為長老教中學）同學。長榮是四年制，但吶鷗於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九月便退學。他離開長榮後，隨即前往東京的青山學院插班中學三年級，三年後中學部畢業，一九二三年繼續念青山的高等學部文科，專攻英文學，於一九二六年三月畢業。從青山學院「高等學部文科生徒成績」紀錄，可看出吶

鷗那一班學生總是維持在二十人左右，除了他以外都是日本人，他總是名列前茅。第三年第一學期全班共十六人，他竟名列第一，真不容易。青山畢業後，他應該是當年四月份就立刻到上海震旦法文班插班入學，和戴望舒同班，比施蛰存和杜衡高一年。一九二七年日記開始時，吶鷗早已結束了震旦的課程。

無論在日本和上海，他和許多來自家鄉的朋友都保持密切的來往。例如長榮中學校友蔡愛仁、蔡愛禮兄弟，以及同是臺南人的林澄藻、林澄水兄弟，就經常和他在上海的寓所抵足而眠。當時愛禮在聖約翰唸書，愛仁則是一九二四年由暨南學校商專畢業，一九二六年由中國公學商學系畢業。一九二七年臺灣新文學理論家黃朝琴也在上海。朝琴曾在《臺灣》上振筆直書〈漢文改革論〉及〈續漢文改革論〉，鼓吹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提倡學習「中國的國語」。他是臺南鹽水港人，一九二三年於早稻田大學畢業，一九二六年在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得到政治學碩士學位，一九二七年春到上海。九月起黃朝琴勤於和吶鷗通電話，聚首